**為何程介明教授及港大教育學院支持「教育有選擇」會議？**

**程介明跟教育兩個字是分不開的。這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，　大學時代修讀物理、　數學，　做了15年教師、校長，更笑言自己曾經營學店。這位香港教育界的大前輩，殿堂級人物，一直支持「教育大同」的「教育有選擇」會議。　為何他與港大教育學院會支持這次會議？　為何他認為現時學校制度不合時宜？　家長與學校應怎樣做才可將學習風氣帶返學習正軌？**

記者：Nick Wang　整理： Cam

剛屆七旬的程教授，多年來先後從事很多有關學校管理、教育規劃與政策等多項研究，在香港教育界無人不認識的他，　其實也是香港主流學校的產品：「我一家從上海搬過來，　爸爸當時只有三十歲, 公司派他到香港做分公司總經理，誰知來到後就爆發韓戰，又禁運，香港經濟蕭條到不得了,　 爸爸公司倒閉了,　我們的屋子越搬越細,　由香港搬九龍, 九龍搬香港, 我入大學前就讀過七間學校,現在看來也是一個好處，很好多學校我都經歷過了。」

程教授着我們叫他做介明。這個親切的教授，更想起兒時一段往事：「我幼稚園讀聖馬利亞堂,不知怎的給獎了一本書, 　媽媽說：『為何你得一本書？因為你考13名囉，你看鄭國雄, 考第一，他拿個金鎖匙啊！』看，我現在還記得那同學的名字！」談起這事已笑得不攏嘴的教授，說這種中國人的文化背景──　由外在動機驅動教育的心，　不是一下就可改變得到。

因為香港多次教育改革，　他改而偏向研究教育以外的環境和條件，　他發現世界各地教育體系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變化與需要，全球都在掙扎著，究竟教育應該如何辦才對？

**「 一個大方向, 應該將學生的學習放在教育核心，再從那裡去想我們如何辦教育，並不是由故有體系看如何做好一點， 因為這個體系是在不同的社會下產生的。」**

**學校體系從何而來？**

「 香港於1970年才人人要讀小學, 79年才人人念初中, 我讀書是在50年代到入大學1963年, 那時讀書好輕鬆, 因為讀書人少, 想讀就讀上去，　但大部份人都不會讀大學,　 跟現在完全不同。」

「學校制度是西方產物，是比較近期的。　說古一點，　中國的科舉是教育制度, 但非學習制度, 是挑選官員的制度, 除升官發財外沒第二個目的。我常想，若我是一介應考書生，要寫文章時，我當然不會想著如何發揮創意,　而是如何揣摸上意，寫得令皇帝大悅， 珠筆一揮我上榜！」

他說現今的學校系統，源於西方工業社會：「大英帝國當年為日不落國，很多有地位財富的商人要去遠處工作，無人教孩子，就合力搞了public school。（時至今天，　英國的私校仍稱public school)」他曾到美國麻省一個叫Sturbridge的地方，在那個模擬1790-1830年代New England的活歷史博物館的一所學校裡，人們都說要到波士頓去上班，要識字識數，所以要來上課。「所有國家教育都是一個經濟話語, 以前教育沒人管， 60年代各國開始要投資, 因GDP要增長；經濟要發展；要增加競爭力。對個人來說教育就是employability. 就業能力。」「華人社會辦教育都說為人材，　但人材不是個人的內在，是經濟機器裡的一件部件那樣。人有異於人材，大家都困在這概念裡。」

**今時不同往日，社會對下一代的要求亦不同**

**「** 以前的公司像個金字塔, 底層不用讀書…最重要是最頂層的一定要大學畢業。 近年這些公司已所餘無幾，　在香港超過1000人的企業只有110間， 香港300,000間註冊公司, 99%以上是100人以下, 94.3%少於20 人, 87% 少於10人. 任何人踏入社會基本上都是在小機構工作， 這還未計越來越多的個體自由人。」

「以前在底層你做操作工 ,做好簡單的動作, 好多人做就形成複雜的產品, 作大規模生產, 這是工業社會的特點.　但現在是後工業社會, 機構都很細, 每一個人都要解決問題, 要做決策；需要創新；面對挑戰；冒好多風險, 還要經歷好多道德操守方面的誘惑。社會要求不同了，人們大部分時間要獨立作戰,　 跟以前只要找到工作就一世無憂截然不同。」

「 全世界的大學畢業生的對口業（即讀哪科做哪行）都並非主流， 醫學院畢業做醫學新聞、 美國律師50%沒執業、 英國Imperial 工學院只有44%想當工程師， 香港很多財務方面的專業都不看學生主修科。」「而且現代人轉工快， 英國2006 年一個調查說國民一生打13份工, 美國勞工部則 說10.5份,　更預測國民一生內會做 4.2種職業，即轉四次行。我們的下一代，　比我們更易遇上以下各種禍害：　自然災害；人為意外； 經濟危機；新舊傳染病； 社會戰爭危機； 政黨不負責任的紛爭；恐佈主義個人化；世界性貪污； 對社會普遍不滿等等，所以我們的下一代要強得多。」

**世界各地與香港的教改又如何？**

「歐洲學校面臨的挑戰是制度太古老, 學生程度不高。本來好嚴謹的如南斯拉夫, 波蘭等前蘇聯地方，　現在也不行，　因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崩塌了。」「 我覺得美國不太嚴謹但大家不覺有問題，最近上海及香港都升得好快, 好急, 英美又想向這邊學習, 　他們想收緊,卻與教育精神背道而馳。香港的改革跟新加坡較相似， 整體來說是想將學校制度釋放出來。」他承認這是條漫長的路：「由一個集體化、劃一要求、 劃一途徑、 劃一課程、 劃一量度的制度，要變成甚麼其實大家都心裡沒數。」

舉通識來說，本來是很好的，但一計分數就出問題，其實計 合格與不合格就可以，若大家向著同一方向慢慢微調會好，但若這個過程沒有發生， 終有一天社會有外力會把這教育制度推倒。」

「現在說不定學校制度會變成怎樣，總體來說要樣樣放鬆一點，給學生多些空間與可能性,　 將正規課程壓縮，等他們有更多機會作其他經歷，這個過程好艱苦， 因為惰性好大，有時會走回頭路，香港面臨的問題是老師正在換代中，他們經受的是舊的一套。 教育改革一萬公尺的長跑只走了幾百呎。」

**家長如何幫助推動以孩子為本的教育？**

 「第一個層面，家長對自己孩子的將來要有認真的認識，成績怎樣不要緊， 但你要知成績代表了甚麼。作文拿A有何意義？數學不合格又代表甚麼？ 有時失敗也是學習。第二是選擇學校上可以有不同看法。家長應多發聲， 但不能倒退，要學校猛加功課，這樣只會給學校負面壓力。如大部分家長的變化是良性的，寬 鬆的，對學校變化會較好。　第三， 不要只道找到好學校就算， 任何學校都會有學生可以好成功， 環境困難不等于學生將來會失敗，環境好順利亦未必一定對小朋友最好。」

「我們要 相信孩子有好大潛力，給他們空間去自己嘗試、處理事情和感受失敗。現在空間太少， 時間更沒有，每晚做功課到十一、二點才睡，明早幾點起床、穿甚麼、吃甚麼都沒有選擇， 一入學由六至18歲全部由別人為你決定，這個做法一定不利，因為你將來踏足社會不是聽話就可以，不懂拿主意做決定在社會上遲早被淘汰。」

「哈佛在2012年提倡gap year，叫學生休學一年， 不是要他們去見識，而是說他們在入大學前已捱透，要他們經歷自己，做生意,旅行,运动都可以,，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，空間好重要，就像中國人的 水墨畫，落墨之處也是畫，留白之處更是畫，否則你塗滿了全幅畫就不成畫。」

「教育應該是為下一代去準備他們的未來，這是最根本的。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要學生學會學習， 所以我們教育改革的主題也是學會學習。你現在教他們甚麼也沒用，重要是他們懂得去學， 用武俠小說的講法，就是 縱有十八般武藝，仍需內功深湛才可。

**為何支持「教育有選擇」會議？**

「這個會議能夠提供一些另類的做法，我覺得如果這會議成功的話， 起碼香港人對學習的看法會更加開闊，家長這樣看；學校這樣看， 對整個社會都會有好處。　港大教育學院認為做教育有很多方法，大家得到的共識是以learning代替教育觀念, 反璞歸真回到Learning。教育有好多可能性，所以 開眼界的功能很重要，會議可讓家長看到传统学校以外還有很多天地，相信會是一個好好的開始。」＃